

全球化语境下的 阿拉伯诗歌

——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

QUANQIUHUA YUJING XIA DE
ALABO SHIGE

● 张洪仪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化语境下的 阿拉伯诗歌

——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

● 张洪仪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语境下的阿拉伯诗歌: 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 / 张洪仪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619-2412-9

I. 全… II. 张… III. 朱维戴—诗歌—文学研究 IV. I41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762 号

书 名: 全球化语境下的阿拉伯诗歌
——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
责任印制: 陈 辉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48 / 3591 / 3651
编辑部 82303393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 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 数: 25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2412-9 / H · 09135
定 价: 25.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前言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人这个称号在阿拉伯民族的内心享有崇高的地位。大约 1600 年前，阿拉伯语言从阿拉伯半岛各闪米亚部落语言中脱颖而出，发展为阿拉伯人的日常用语和伊斯兰教信徒的宗教用语，最早就是以诗歌的形式被流传下来的。自那时起，诗歌伴随着这个民族成长壮大，走出半岛，走出沙漠，走向富饶的周边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创造了辉煌的中世纪文化。

在阿拉伯世界，一千四百多年的文学史，十之八九由诗歌体现。诗歌作为人类心理艺术化的呈现，在阿拉伯这块土地上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口头而演变为书面，渐渐地，意象越来越生动鲜明，意境越来越婉曲动人，音韵越来越丰富和谐，感情越来越真挚细腻。诗人或平白或奇特，或直接或曲折，或高雅或低俗，以不同的笔调、风格、结构、韵律表现古往今来的变迁，记述游牧与定居、战争与和平、繁荣与没落……。

阿拉伯人富于感性，诗歌是阿拉伯人感性尽情抒发的空间，是“阿拉伯人的档案”^[1]，因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地位。一部阿拉伯诗史几乎是一部阿拉伯历史，很少有一个民族像阿拉伯人执著于诗歌那样从古到今执著于一种文化形态，执著于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诗歌是文化的符号，由文化成就，同时体现着文化的意义。虽然，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各国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逐渐兴

[1] 阿拉伯阿拔斯朝创建者艾布·阿拔斯语，后广泛被阿拉伯历代思想家和文论家引用，成为阿拉伯名言。

旺发达起来，特别是小说的发展独占鳌头，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较，诗歌渐居比较次要的位置。但是，阿拉伯诗歌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无论从诗歌的创作来说，还是从诗歌的读者来说，其占有的地位和份额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在任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很多诗歌出版物和诗歌网站。而且，由于历史的悠久，积淀的厚重，诗歌的语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阿拉伯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融铸着阿拉伯民族的文化性格。

由于诗歌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诗学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古代有贾希兹（775~868）、伊本·古泰白（828~889）、古达麦·本·贾法尔（故于948）、伊本·拉希格（995~1064）、阿马迪（故于1155）、阿卜杜勒·卡希尔（故于1078）等学者利用希腊哲学的研究方法，对古代诗歌作品进行分类、比较、品评，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为阿拉伯诗学奠定了基础。近代塔哈·侯赛因（1889~1973）、阿卡德（1889~1964）、穆罕默德·曼杜尔（1907~1961）、加力·舒克利（1923~1998）、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艾杜尼斯）等始终紧跟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结合阿拉伯诗歌创作的现实，著有大量诗歌专论。

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最早是从流传到西方的文学和科学著作开始的。中世纪晚期，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一千零一夜》、《昂泰拉传奇》等极大地震惊了西方文学界。接着，大批“东方学者”来到阿拉伯，研究阿拉伯文学，特别是诗歌。这种研究工作延续至今，硕果累累。许多西方文豪毫不讳言自己的成就是受到阿拉伯诗歌的启迪。这其中由马坚先生（1906~1978）翻译成中文的美国学者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 1886~1978）的《阿拉伯通史》、德国学者卡尔·布洛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 1868~1956）长达六卷的《阿拉伯文学史》、法国学者雷杰斯·贝拉谢尔（Regis Blachere, 1900~1973）的《阿拉伯文学史》以及俄国学者卡拉契科夫斯基（Крачковский; Игнатий

Юлианович, 1833~1951) 的《阿拉伯旅行文学》早已成为阿拉伯学术研究的基石, 每一个阿拉伯学学者的必读书目。

阿拉伯诗歌和诗论在我国早有零星介绍, 全面系统的介绍始于郅博浩先生所译哈纳·法扈里的《阿拉伯文学史》和李振中教授等所译邵基·达义夫的《埃及近代文学史》。而系统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才正式起步。由季羨林先生主编, 仲跻昆教授撰写的《东方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部分) 不仅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眼光梳理了千年阿拉伯文学发展的脉络, 更在许多文学和诗学问题上提出了个人的见解。此后, 由高慧勤、栾文华主编, 伊宏、李琛研究员撰写的《东方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部分) 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特别对现代诗歌的产生和流变、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文学, 尤其是诗学的走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以上研究因为来自阿拉伯文的源头, 是可信赖的。

近代以来, 阿拉伯诗歌成就辉煌。不仅每一个阿拉伯国家、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而且很多诗人得到世界公认。接触过阿拉伯诗歌作品的人往往被深深地打动, 那种对人的关怀、对现实的超然、对理想的追求, 让人肃然起敬; 那种面对破碎的民族文化废墟燃起的炽烈情感, 或痛彻心扉, 或殷殷滴血, 让读者的灵魂与鲜血与它共同燃烧。能够走近阿拉伯诗歌, 多读一些作品, 多了解一些阿拉伯人心灵深处的东西, 从文化的层面理解这个民族, 对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深入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阿拉伯诗歌由于其历史悠久, 作品浩繁, 流派纷呈, 加之语言难度较大, 要想在翻译与研究方面有所收获, 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为了使此项研究有较新的视角, 或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 笔者于 1998 年利用高访的机会前往埃及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访问交流。交流期间, 重点关注阅读了一批 70 年代前后, 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发表的诗歌作品和诗论著作。诗歌作品主要有: 哈桑·法

塔赫勒·巴布的《阿拉伯当代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现代诗歌选集), 萨拉哈·阿卜杜·萨布尔(1931~1981)、艾杜尼斯、阿卜杜勒·穆阿退·希贾兹、尼扎尔·卡巴尼(1923~1998)、法鲁克·舒莎、马哈茂德·达尔维什(1941~2008)、优素福·哈勒(1917~1987)、易卜拉欣·艾布·逊纳、哈蒂姆·萨克尔、哈勒米·萨利姆、哈桑·塔拉布、法鲁克·朱维戴等当代诗人的全集或者选集;诗论主要有:艾杜尼斯的《诗歌时代》、《诗歌与创新问题》、《阿拉伯诗歌的前奏》、《面对三个问题的阿拉伯当代诗人》、《稳定与变化——现代主义的撞击》,加利·舒克利的《巴比伦塔——批评与迷失的现代主义》、《阿拉伯现代诗歌向何处去》,伊赫桑·阿巴斯的《阿拉伯现代诗歌的几种趋向》,阿卜杜勒·马吉德·扎拉基特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现代主义》,伊兹丁·伊斯梅尔(1929~2007)的《现代阿拉伯诗歌》等,以及80年代以来文学杂志与报刊,比如埃及的《文学周报》、《新月》、《文学家》,科威特的《知识世界》,叙利亚的《文学立场》等。

通过比较广泛的阅读,笔者深切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后,阿拉伯诗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联想到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浪潮引发的日益加剧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伊朗革命以来整个伊斯兰社会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呼应,以及阿拉伯世界一些极端宗教派别的兴起,发现诗歌的变化有一定客观依据。

为了确认诗歌的变化,笔者选择了目前阿拉伯世界创作量、出版量居第一位的诗入法鲁克·朱维戴作为突破口,追踪其自70年代至今的创作发展轨迹,分析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试图通过他弄清当前阿拉伯诗歌的发展趋向和主要特征。经过与法鲁克先生多次面谈和对其作品的研究分析,发现法鲁克所代表的一批诗人的创作取向与过去相比较有了明显的变化,阿拉伯诗歌的主导潮流正在面临一次新的转型。这个转型问题虽然当时没有被包括阿拉伯本土学者在内的阿拉伯学者专题研究过,但是阿拉伯思想界、文化

界和文学界相关的学术著作，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报道、访谈、研讨会信息已经充分说明，阿拉伯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本书的撰写以笔者于 2001 年通过的阿拉伯文学博士论文为基础，该论文试图循着阿拉伯近代诗歌发展的轨迹，对阿拉伯近现代诗歌做一个整体性呈现，然后通过对一个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的深入研究，揭示阿拉伯诗歌在世纪交替之际出现的一个变化趋势，从而对中国的阿拉伯诗歌研究有所推动，为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和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一点文化背景方面的借鉴。

该论文通过答辩后，得到埃及方面的重视。当时在任的埃及驻华大使贾拉勒·努埃曼先生在《金字塔报》周末文摘撰文，详细介绍了论文的内容并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艾因·夏姆斯大学的三位中文博士合作将其翻译为阿拉伯文。国内学界对这篇论文也给予了肯定。2003 年，该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

由于之后笔者忙于其他工作，该论文没能及时出版，这让人十分沮丧。但令笔者略感欣慰的是，虽然时过境迁，论文的基本观点逐渐得以验证。为了使本书的观点更加鲜明端正，内容更加充实新鲜，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对法鲁克·朱维戴先生 2000 年以后的作品以及阿拉伯诗歌近几年新的发展动向进行了追踪观察。在此基础上，对原论文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

张洪仪

2009 年 4 月

目 录

前言.....	III
第一章 阿拉伯现代诗歌的产生与发展.....	1
第一节 诗歌的复兴.....	3
第二节 复兴运动的高涨.....	12
第三节 新诗运动.....	25
第四节 现代诗歌的低谷.....	35
第五节 现代诗歌的转型.....	41
第二章 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	50
第一节 法鲁克的生平.....	50
第二节 法鲁克的创作历程.....	54
第三节 评论界眼中的法鲁克.....	68
第三章 法鲁克·朱维戴的诗歌创作.....	72
第一节 法鲁克的情感世界.....	73
第二节 法鲁克的艺术风格.....	95
第四章 法鲁克·朱维戴的诗剧创作.....	138
第一节 主题内容.....	140
第二节 人物形象.....	148
第三节 艺术手法.....	155
第五章 法鲁克·朱维戴创作的文化源泉.....	169



第一节 埃及文化.....	169
第二节 伊斯兰文化.....	173
第三节 阿拉伯古典诗歌.....	179
第四节 外国诗歌.....	184
第五节 前辈诗人的创作经验.....	187
第六章 法鲁克·朱维戴所体现的诗歌转型.....	193
第一节 社会与个人的双向观照.....	196
第二节 创作与阅读的良好对接.....	199
第三节 理性与非理性的交叉变化.....	202
第四节 格律与自由体的巧妙结合.....	206
第五节 呈现与隐现的综合运用.....	208
第七章 现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214
第一节 转型的必然性.....	214
第二节 转型的意义.....	219
结束语.....	231
主要参考书目.....	232
附录 假如我们不曾分开——法鲁克·朱维戴诗选.....	1
全集选.....	4
月亮的一千张面孔.....	31
假如我们……不曾分离.....	52

第一章

阿拉伯现代诗歌的产生与发展

阿拉伯诗歌作为民族文学的主体，民族文化的精粹，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辉煌之后，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这一时期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被称为“衰微时期”^[1]。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阿拉伯一批有识之士看到国家落后，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以武力相威胁，急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从西方启蒙运动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得到启示，在阿拉伯土地上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由于阿拉伯诗歌在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地位，诗人成为复兴运动的旗手，呼唤民族奋起。他们把民族独立、平等、进步、自由等口号融入作品，使阿拉伯诗歌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重新焕发生机。阿拉伯诗歌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新的领域被发掘，新的园地被开垦，欧洲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陆续被介绍过来，形成推动阿拉伯诗歌复兴的强劲动力，也孕育了现代诗歌的雏形。然而，直至20世纪40年代，尽管诗歌无论从创作理念、思想内容，还是从结构上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自由体诗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古典的格律仍然制约着诗歌向着更加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给

[1]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上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带来了希望。阿拉伯各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诗人们的内心难以抑制革命的激情和打破传统束缚的渴望，发起了一场被称为“新诗运动”的诗歌革命。这场革命使阿拉伯诗歌摆脱了旧的模式，正式步入了现代化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新诗运动成果斐然，一方面，大批外国诗作和诗论被译介到阿拉伯世界，使人们眼界大开，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诗歌模式；另一方面，一批代表着新思想的诗人涌现出来，带着对人民和民族的热爱创作出许多沾满鲜血与泪水、爱憎分明的诗篇，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推动着现代诗歌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战场上的失败使阿拉伯民族的心灵受到严重挫伤，内忧外患使人性受到多重的压抑。诗歌运动从高潮进入了低谷，诗人没有了复兴时期的激情，也没有了新诗运动时期对社会发展的幻想。他们在痛苦中彷徨乃至迷失，创作上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势不可当，“强势文化”^[1]以强大的影响力改变着世界文化的格局。在发展中国家，民族的情感再一次被激发，文化问题，文化身份问题成为人们思考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守护民族文化，成为思想界、文化界的主要任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阿拉伯现代诗歌出现了向“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转型趋势。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以其独特的诗歌艺术语境表现出不断创造、不断追求的勇气与智慧，成为这个转型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并非复古，也非偏执，而是趋向于对诗歌发展的历史做文化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努力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创建新的诗文化价值观。

[1] 这里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



第一节 诗歌的复兴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453~1914）穆罕默德二世苏丹最终攻陷君士坦丁堡，实现了中世纪伊斯兰帝国多年的梦想，带来了两个历史性的事件：一是大批阿拉伯学者涌入欧洲，尤其是涌入意大利，这与其他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人类文明步入现代奠定了基础；二是使整个阿拉伯世界落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手，从而结束了马木鲁克突厥人和塞加西亚人^[1]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使日益衰落的阿拉伯文化如雪上加霜，陷入了发展低谷。

在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下，阿拉伯人过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生活境遇改变了，善于经商的阿拉伯民族所推崇的平民意识和平等精神不见了，阿拉伯人享受了几百年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阿拉伯语言被废止作为官方用语，与语言相关的文学艺术自然而然地受到冷落。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仕途无望，流落民间，或贫困潦倒，无以为生；或潜心修行，献身宗教；或玩世不恭，游戏文字。如果说马木鲁克王朝（1258~1453）还为阿拉伯文学的历史留下了一部部浩沕长卷，如《文苑观止》（谢哈布丁·努韦里，1211~1332）、《名人列传》（伊本·赫里康，1211~1282）、《埃及志》（麦格里齐，1364~1442）、《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1313~1374）一类文史经典和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一千零一夜》等，那么，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却几至停息。

整整五个多世纪（1258~1798），来自蒙古人、鞑靼人、西方十字军和海盗的一次次入侵，使阿拉伯文化一次又一次陷入毁灭的边缘。阿拉伯人在这个没落的时代痛苦地挣扎，难以找到自强的出路。

[1] 塞加西亚人：指地中海北岸的南欧人。



世界进入了 18 世纪，阿拉伯人面对的是西方的崛起，这对他们无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西方以巨大的科学成就和社会进步代表了文明与发展，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侵略、抢占原材料产地和市场，而且这种侵略首先是针对着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人必须面对这个来自西方、又具有两面性的新的挑战。

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地理上距离欧洲较近，居民有相当部分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西方各国传教士很早便进入这个地区，在黎巴嫩山区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势力范围。他们不仅传播宗教，也传播西方语言和文化。19 世纪，法、美、英、德等国的教会学校是那里主要的教育机构。当地学生通过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逐渐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欧洲启蒙时期的著名作品也在 19 世纪初就开始被翻译和介绍。

1798 年法国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摧毁了亚历山大的城堡，踏上了埃及的土地，使阿拉伯埃及遭遇了现代殖民主义的入侵。为了切断英国东进之路，法国人不满足于占据一块土地，而是做长期打算。除了全副武装的军队，他们还带来了探险家、科学家、建筑师、教师等专业人员。一方面，他们大兴土木，使一批工厂、学校、剧院、印刷所和书局拔地而起，另一方面，在埃及各地展开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新型学校的产生，使埃及年轻一代开始接触新型教育，而印刷业的兴起，报纸的问世，又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争鸣提供了园地。同时，他们大力培植亲法势力，在学校里讲授法语，让埃及上层子弟到法国，接受法国教育。18 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789 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以文学为主要的战斗方式，教育民众，动员民众参加推翻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威的大革命。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以及后来的雨果、拉马丁、大仲马、缪塞等浪漫主义倡导者，从那时起便开始影响一代代埃及知识分子，这就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埃及的复兴创造了外部条件。



文化复兴的内部条件也已经具备。自阿拉伯东部遭蒙古人、鞑靼人两度入侵，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几乎受到毁灭性破坏而一蹶不振之后，先后在埃及崛起了突伦王朝（868~905）、法蒂玛什叶派王朝（909~1171）和艾尤卜王朝（1171~1250）。这些王朝保护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免遭灭顶之灾。法蒂玛王朝在古老的小镇福斯塔特建立了后来成为整个阿拉伯—伊斯兰复兴中心的开罗，兴建了著名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艾尤卜王朝则击退了十字军的东征，保卫了阿拉伯领土，而且改什叶派清真寺为穆斯林共有，摒弃了教内一派独尊的局面，改爱资哈尔大清真寺为公共学堂，吸引了阿拉伯各地的学者讲学，形成阿拉伯新的学术中心。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由于驱逐法国殖民者有功而成为埃及的统治者，雄心勃勃地想在埃及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他重新将阿拉伯语作为官方用语，向西方派出大批留学人员学习军事、科学、技术，仿照西方兴办学校、办工厂、办各种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聘请西方专家学者进入这些机构传授知识和经验，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化成果，出版古代文化精萃，一时间成果斐然。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建立新型国家的目标与西方列强妄图奴役阿拉伯世界的野心是无法协调的。1833年3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在写给该国驻拿波里公使的信这样表示：“这一帮人（指穆罕默德·阿里等）的真正目的是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讲阿拉伯语地区的大阿拉伯国，这一计划将切断该地区与西方的联系……，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我们没有理由放任一个阿拉伯国家取代土耳其继续控制通往印度的道路。”^[1]果然，穆罕默德·阿里的尝试刚刚开始不久，便遭到了列强的阴谋破坏。英、法两国利用埃及急于发展的机会，派人员，给技术，放贷款，很快把各自势力渗透进来。特别是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埃及自身已经难

[1] 阿卜杜·拉赫曼·亚基博士《论小说创作》，贝鲁特欧达出版社，1972年，第9~10页。



以承负，而王室仍然大举借贷，“至 1876 年，即埃及财政崩溃开始接受外国监督的那一年，埃及的外债（含王室的私家债务）达 9100 万埃磅，每年连本带利要还 600 万埃磅，这相当于埃及全年生产总值的 80%”^[1]。英、法乘虚而入，不仅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的全部股份，而且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和政治。英、法资本进入埃及，正像是“给埃及插上一支吸血的针头”^[2]，这支吸血的针头使埃及日渐消瘦、衰弱，使埃及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对殖民主义的仇恨也越来越深。

埃及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西方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接受了权力、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在埃及又看到了短暂的民族振兴，看到了之后英、法、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互相的利益争夺中，把埃及当做筹码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不满于殖民占领，不满于王室对外投降殖民主义，甘当走狗，对内横征暴敛，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立志变革图新。一时间“要民主”，“要自由”，“反占领”，“反独裁”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了阿拉伯的新文学。

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巨大成就，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君主专制对于文学艺术的控制和对古典诗歌的推崇，以及诗人本身的文化底蕴和对于宫廷的依附，都决定了新古典主义成为复兴运动的前锋。而埃及与黎巴嫩两地由于较早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较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成为复兴运动的中心。

马哈茂德·萨米·巴鲁迪（1839~1904）被公认为埃及复兴初期的代表人物。他古诗造诣颇高，深谙诗歌之精髓，具有极佳的创作天赋。在法、英的留学生涯，使他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波斯和土耳其文学的涉猎，使他具有广阔的视野，再加上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他所创作的诗歌在艺术上散发着古代经典诗歌的遗

[1] 杰拉勒·阿明博士《埃及近代以来的外债问题》，载于埃及《新月杂志》1987 年 5 月。

[2] 见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上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年。



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风貌，表达了内心的真情实感，从而将阿拉伯诗歌的魅力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

欢乐在刀影，长枪配英雄。
男儿不佩剑，何谈续光荣。
人生当自爱，屈辱不贪生。
生就敢向死，敌阵我先锋。^[1]

手握笔杆轻挥动，唤起民众求新生。
铁笔能挡千万军，锋刀利刃遁无踪。
字里行间走风雷，文精笔妙动心旌。^[2]

这里充分体现了诗人崇尚自由、尊严的生活态度，作为军人的英勇果敢，作为诗人的豪情万丈。

冷漠沙丘落破人，孤苦伶仃怎堪怜。
遥遥万里难相望，请问何时是归年。^[3]

这又使我们感受到诗人在流放锡兰期间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磨难和诗人的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

巴鲁迪对于现代诗歌运动的贡献是：一、把阿拉伯诗歌的艺术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使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这些手法包括：用词的准确贴切，诗律的严谨无误，描写的细致入微，比喻借贷的惟妙惟肖，想象的独特奇妙，以及对阿拉伯贝都因氛围的营造；二、恰当地引经据典，将古代诗歌的经典诗句自然地融进自己的创作之中；三、把自由、解放、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向旧

[1] 《巴鲁迪文集》文学卷一，第73页，埃及开罗阿拉伯研究出版中心，1981年。

[2] 《巴鲁迪全集》之《征鲁姆》（指希土战争），埃及图书出版总局，1992年。

[3] 《巴鲁迪全集》之《流放锡兰》，贝鲁特欧达出版社，1998年。